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下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上

儲仲君
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下

儲仲君
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唐)劉長卿著;儲仲君箋注.-北京:
中華書局,1996.7(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291-4

I.劉… II.①劉… ②儲… III.唐詩-注釋 IV.I222
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40號

責任編輯:王秀梅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劉長卿詩編年箋注

(全二冊)

儲仲君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0⁵/。印張·350千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4001—7000 冊 定價:31.00 元

ISBN 7-101-01291-4/I·201

前言

近年來，唐人別集的整理和唐詩研究成績斐然，但《劉隨州集》尚未得到整理，不能不說是一憾。這本《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希望能聊備一格。

劉長卿，字文房。籍貫有宣城、河間、彭城三說。但他從小生長在洛陽，自視爲洛陽人。

劉長卿的生卒年無確切記載。前人以《極玄集》所載「開元二十一年進士」爲據，把他看成是王維、李白的同齡人，故《全唐詩》編者置之於王、李之間。但他的詩風迥非盛唐，而純乎大曆。這種時間上的錯位，常常使人們感到困惑。現在，對他的詩文作了一番認真的排比研究之後，可以推定他生於開元十四年（七二六）前後〔一〕，卒於貞元六年（七九〇）。他的生年晚於王、李二十五年左右，晚於杜甫十四年左右，他們不是同一輩人。他的一生經歷了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玄宗天寶年間，他已經創作了相當數量的詩歌，其中不乏佳作，但真正形成自己的風格並爲時人所認可，則是安史亂後移居江南時的事，即所謂「以詩馳聲於上元、寶應間」〔二〕。他現存的詩作，絕大部分也都作於肅宗至德元年（七五七）至德宗建中年間。因此，不論從詩風上看，還是從時代歸屬上看，劉長卿都是一位地道的「大曆詩人」。

劉長卿的經歷十分坎坷，起先是屢試不第，接着是兩遭貶謫，最後是晚歲失州。

劉長卿登第的時間，除《極玄集》「開元二十一年」說外，別無記載。但詩人天寶年間所作的詩篇，多次明言應試不第，可見此說不足為據。現在還沒有發現可以說明他天寶十五年前已經登第的材料。他的登第與入仕，很可能在同一年，即至德二年（七七五）。也就是說，他是在禮部侍郎兼江東採訪使李希言下進士及第，由江淮宣諭選補使崔渙遴選入仕的。天寶中劉長卿已頗著才名，甚至被舉子們公推為「棚頭」〔三〕，這種屢試不第的狀況是十分難堪的，顯然會對他的心理和性格造成某種影響。

至德二年，劉長卿釋褐長洲縣尉。三年正月，攝海鹽縣令。不久即因事下獄，議貶南巴，命至洪州待命。直至第六個年頭亦即廣德元年（七六三），才得以量移浙西某縣。短暫的初仕和長期的貶謫，這是劉長卿步入仕途後所遭到的第一次大的打擊。

大曆元年（七六六）或稍前，劉長卿秩滿赴京，隨即入轉運使府任職，充判官，兼殿中侍御史，作為著名理財家劉晏的主要助手之一，投入了戰後王朝經濟復蘇的繁忙活動。由奉使淮西，到駐守淮南，再到分務鄂岳，他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和洞庭左右的數十州，充分顯示了他黽勉王事的本色，也由此得到了「有吏幹」的品評〔四〕。大曆八、九年間，就在他任鄂岳轉運留後、檢校祠部員外郎期間，遭到了鄂岳觀察使吳仲孺的誣陷，並因此而再貶睦州。多年的辛勞換來了再次的斥逐，這是劉長卿仕宦生活中又一次大的波折。

劉長卿離開鄂州後，歸至常州，在義興碧澗別墅暫住。大曆十一年（七七六）經按覆，於大曆十二年春抵達睦州貶所。州司馬是閒職，對劉長卿這樣勇於任事的人來說，無異於受罪。滯留睦州達四年

之久，直到建中二年（七八一），才得以遷任隨州刺史。隨州雖是小州，但州刺史當專城之任，也足以使意氣消磨的劉長卿感到滿足了。但到任未久，隨州就為奉命討伐梁崇義的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所佔領。而隨着李希烈的背叛，自然也就陷於敵手。劉長卿為之長期奮鬥而贏來的職位，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喪失了。面對這出乎意料的災難，他只能無可奈何地歎道：「何辭向物開秦鏡？卻使他人得楚弓！」（「五」）命運簡直跟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這時劉長卿已屆暮年，身心交疲，在杜亞淮南節度使幕寄身數年以後，就默默地去世了。

這就是劉長卿的一生。借用「一波三折」這句成語來概括他的仕宦生涯，倒覺可悲地貼切。

劉長卿是肅、代年間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不像另一位重要詩人韋應物那樣，以其獨樹一幟而引起人注目。他是純正的大曆詩風的體現者，是大曆詩人「這一羣」的代表，是「詩至大曆而一變」的關鍵人物。

提起大曆詩風，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留連山水，稱道隱逸，是應酬的風氣，狹窄的格局。其實這類印象中，頗有些值得深究的地方。即以劉長卿而論，他自然要受到時尚的影響，但他的坎壈的身世，他的「剛而犯上」（六）、不甘屈服的個性，他的積極用世、身體力行的精神，不能不在他的詩中留下深深的印記。因此，讀他的詩，我們常常可以感到詩人對命運的抗爭，感到他的憤憤不平，感到他對國運民瘼的關切和憂慮。也許可以這樣說，正是這些構成了劉長卿詩的深層的基調。的確，他也喜歡吟詠風月，侈談隱逸，但仔細看去卻不難發現，有時這只是他發泄不滿的一種方式，有時則是他急於用世的一

種掩飾，而當他真的被迫退居山林時，他所表現的却往往是對這種生活的厭倦。這樣說，並沒有貶低風格恬淡的田園隱逸詩的意思。劉長卿在他心境平靜時也寫過一些恬靜的詩，但這在他的詩作中只佔很小一部分，並不是他的當行本色。可以說，劉長卿在他詩學觀念所界定的範圍內，以自己的方式，表現了他的時代，表現了他自己以及同時代士人的心路歷程，因而成爲這一特定時代的歌手。

至德以後，劉長卿以他的主要精力致力於格律詩的創作。集中多近體，少古體。詩多佳句，但五七言律絕中也不乏通篇渾厚流轉之作。這當是時代的風會使然。他之自視爲「五言長城」且爲後人認可，自然也與此有關。但劉長卿的貢獻並不僅僅在五言，他的七言律同樣值得重視。高棅以劉長卿爲七律名家，王士禛則以爲「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七〕。這些話雖然着眼於他的創作成就，但也可以看出他在促成這種新興詩體趨於成熟的過程中曾作出重大的貢獻。

歷代的詩評家對劉長卿褒貶不一。貶者說他「思銳才窄」〔八〕，褒者說他「子美之後，定當推爲巨擘。衆體皆工，不獨五言爲長城也」〔九〕。這種情況正說明了劉長卿詩的複雜性，因而更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編纂這個集子，也正是希望爲此提供一些資料，以減少研究者的翻檢之勞。至於其中的錯誤和疏漏，自知在所難免，尚望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注：

一九九三年五月

〔一〕詳見《奉餞郎中四兄罷餘杭太守承恩加侍御史充行軍司馬赴汝南行營》一詩題注。以下凡涉及生平繫年，均

請參閱該年有關詩篇之題注。

〔二〕見《唐詩紀事》。

〔三〕見《封氏聞見記》。

〔四〕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語。

〔五〕《避地江東留別淮南使院諸公》。

〔六〕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語。

〔七〕《然鐙記聞》。

〔八〕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語。

〔九〕盧文弨《劉隨州文集題辭》。

例言

一、本集收詩五百又九首，文十一篇。所據爲明弘治十一年李君紀刊本《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外集一卷。集中所載《將赴江南湖上別皇甫曾》、《哭陳使君》、《觀李湊所畫美人障子》絕句及外集所收均爲重出詩，已刪，異文人校記。《送邵州判官往南》一首作皇甫冉詩附入。《全唐詩》及《全唐詩補遺》增收《代邊將有懷》、《喜晴》、《晚春歸山居題窗前竹》、《遊四窗》、《和中丞出使恩命過終南別業》、《岳陽樓》、《春望寄王洛陽》、《留辭》、《清明日青龍寺上方》等九首，雖有可疑，或竟可斷爲他人作，以此集流傳甚廣，影響頗深，故仍據以收錄，另附考辨。其中《留辭》一首，爲李穆酬詩，故附於長卿原唱之後。

二、舊題長卿所作之詩文，今見尚有《文苑英華》之《宕子怨》、《吳都文粹》之《吳松江》、敦煌殘卷之《高興歌》（一作《酒賦》，又作《高興歌酒賦》）、《全唐文》之《湘妃詩序》。按《宕子怨》實爲薛道衡之《昔昔鹽》，《英華辨證》辨之甚詳。《吳松江》爲張懷詩，《吳郡志》卷一八列此詩於長卿詩前，《吳都文粹》蓋涉此而誤。《高興歌》署「江州刺史劉長卿」，行跡詩風均與文房不類，蓋別一劉長卿也。按《姓纂》卷五，劉元遂之子亦名長卿，嘗仕爲工部員外，或卽此人歟？《湘妃詩序》首見於《樂府詩集》，實爲郭茂倩所作解題。以上詩文均非文房作，且不載於《隨州集》及《全唐詩》，故此集亦不予收錄。

三、集中頗多與他人互見重出詩。歸屬未詳者，注明重出情況。可推測其作者而無力證者，書作疑

爲某某詩。可推斷其作者者，逕書作此爲某某詩。

四、《劉隨州文集》原附他人唱酬、寄贈之作十五首。今刪去皇甫冉《宿洞靈觀》一首，以非寄劉之作，長卿亦無酬詩。另增皇甫冉、李嘉祐、張繼、錢起、包佶、司空曙、皇甫曾等人詩二十首。原有者注曰「原附」。新增者則僅注「附」字。

五、隨州集宋刊已無完帙存世。明弘治十一年李君紀刊本爲現存最早之完本。此本係據南宋書棚本繙雕，且爲後世諸本之祖，小有缺葉，尚稱完整，今卽據以爲校勘底本。缺葉據明弘治十三年李士修刊本抄補，士修本亦缺者，據明銅活字本抄補。

六、北宋刊本《劉文房文集》十卷今存卷五至卷十，其前四卷爲詩，後一卷文。詩集編次與後世諸本迥異，異文則往往此勝於彼，洵爲佳本，惜已殘缺，今據以爲對勘本。用以對勘者尚有：李士修刊本、明正德湯鑑刊本、明銅活字本、清《全唐詩》本、清席啓寓刻《唐人百家詩》本、清盧文弨抄何焯校宋本、《四庫全書》本等，並以唐宋以來詩文總集參校（書目詳後）。

七、底本文字顯誤者，據他本改正，並出校記。底本缺字，據他本添補，亦出校記。偶有奪字，他本亦奪者，添補後加方括號「」以爲標識。他本異文可資參證者，一一出校。異文顯爲誤字，則不出校，以免繁冗。校記列於篇末。

八、底本原有校記，唯較簡略，僅書作「一作某」。凡可考知原書者，皆改列書名。如無可考，則書作「底本注：一作某。」他本及《文苑英華》等總集之校記亦倣此例。

九、底本偶有題注，今仍其舊，以小字注於題下右側。

一〇、劉長卿詩集之編次，自南宋書棚本以來，除活字本外，皆先五絕，次五律，次五排、五古，次六、七言絕，次七律，次七古。四庫館臣嘗譏爲淆亂無序。今試按時間先後編次。凡可大致推定其作年者，稱編年詩。編年自以確繫某年爲佳，然集中詩往往僅可推斷作於某一期間，勉爲先後，難免疏失。今謹試爲區間編次。以大曆初爲例：首列元年所作，次列元年至二年間所作，又次列二年所作，又次列元年至三年間所作，又次列三年所作。如此類推。

一一、作年無考者，稱未編年詩。仍分體編次：先古詩，後律詩；先五言，後七言。歸屬未詳之重出詩及誤收詩置於未編年詩之末。另有斷句若干，置於最後。

一二、文十一篇，均按時間先後編次。

一三、詩文題後一般均加題注。題注偏重考察名物史實，探討詩文背景作年。引文加注書名、篇名及卷數。

一四、詩注重在引徵典實，詮注詞源。一事數用者，詳於初見。再見則略述其意，注明參見前文。

其後一般不復加注，以免重複。習用之事，如五柳三徑、丘中林下、白鷗滄洲、霜臺柏署、謝客陶公之類，亦不一一加注。引文僅注書名、篇名，引詩則注作者、詩題。雜文十一篇，僅作題注及校記，不作文注。

一五、唐宋以來，評議長卿詩者代不乏人，或褒或貶，或是或非，間及考證、詮釋。今就聞見所及，擇要附於篇末。其總論劉詩者，則另行匯集，列爲附錄。時賢評議，雖多精解，以文長不錄。

校勘用書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外集一卷（明弘治十一年李君紀刊本，簡稱底本）

《劉文房文集》十卷（北宋刊本，已殘，現存卷五至卷十，簡稱殘宋本）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明弘治十三年李士修刊本，簡稱李士修本）

《劉隨州詩集》十卷外集一卷（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正德十二年湯鑑刊本，簡稱正德本）

《劉隨州集》十卷（明銅活字本，簡稱活字本）

《劉隨州詩集》五卷（揚州書局刊清《全唐詩》本）

《劉隨州詩集》十卷（清席啓寓刊《唐人百家詩》本，簡稱席刻本）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清盧文弨抄本，據何焯校宋本過錄，錄有何焯校語，文弨亦有案語，簡稱盧抄本）

《劉隨州文集》十一卷（清《四庫全書》本）

《劉隨州文集》一卷（清《全唐文》所收，中華書局據嘉慶原刊縮印本）

唐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四部叢刊》本，涵芬樓據嘉興沈氏所藏明刊本影印）

唐姚合《極玄集》（《四庫全書》本）

唐韋莊《又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人選唐詩》據日本享和三年江戶刊本排印）

五代韋穀《才調集》（《四部叢刊》本，據述古堂影宋鈔本影印）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宋姚鉉《唐文粹》（《四部叢刊》本，據明嘉靖刊本影印）

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四庫全書》本）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四部叢刊》本，據汲古閣本影印）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四部叢刊》本，據明嘉靖間錢唐洪氏刊本影印）

宋蒲積中《歲時雜詠》（《四庫全書》本）

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四庫全書》本）

宋董弅《嚴陵集》（《四庫全書》本）

宋孫紹遠《聲畫集》（《四庫全書》本）

宋李庚、林師蒧《天台前集》（《四庫全書》本）

宋趙師秀《衆妙集》（《四庫全書》本）

宋周弼《三體唐詩》（《四庫全書》本）

宋鄭虎臣《吳都文粹》（《四庫全書》本）

金元好問《唐詩鼓吹》（《四庫全書》本）

元方回《瀛奎律髓》（《四庫全書》本）

元楊士弘《唐音》（《四庫全書》本）

明高棅《唐詩品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汪宗尼校本）

明李攀龍《古今詩刪》（《四庫全書》本）